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ibrant illustration. The foreground is dominated by a dense thicket of green bamboo leaves. In the middle ground, three children are depicted running across a grassy field. The child in the lead is wearing a green jacket and dark pants, holding a long wooden stick with a red flag attached. Two other children, one in a blue shirt and one in a grey shirt, are following behind. In the background, a blue sky is visible with two tall, white lattice towers, possibly power line pylons. The title '绿竹林的猫声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orange-red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, positioned centrally over the bamboo foliage. A small, white, octagonal sign with a red border is partially visible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.

绿竹林的猫声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I²⁸⁵₁₀ I²⁸⁵₁₀



绿竹林的猫声

无锡县文艺创作组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绿竹林的猫声

无锡县文艺创作组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
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8月第1版

197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册：1—100,000

书号 10100·124 每册 0.21 元

目 录

斗争.....	华建良 (1)
初生牛犊.....	陆根福 (12)
绿竹林的猫声.....	陈 怡 (25)
菊香.....	钱允祺 (38)
槐树院的战斗.....	沈立新 (50)
翻砂记.....	陈 炯 (67)
银球飞旋.....	须 勤 (80)
鱼鹰初试.....	杨文达 (96)

斗争



华建良

下午，老师们集中到公社去学习，学校就不上课了。

牛牛喊：“雷雷，我们下午采果去吧！”

雷雷摇摇手，“不采，不采，下午有大事哩！”

平平喊：“雷雷，我们下午捕鸟去吧！”

雷雷摇摇头，“不去，不去，下午有大事哩！”

采山果，捕翠鸟，多好玩呀！平时，雷雷可欢喜啦！为什么今天他不去，是什么事这样重要呀？告诉你吧，批林批孔头等大事。

批林批孔的号角一吹响，红小兵就和贫下中农一起，向孔孟之道猛烈开火。这急得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周仁富象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，妄图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开展。上星期天，生产队召开批判大会，雷雷他们红小兵班全参加了。雷雷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，揭发批判周仁富破坏批林批孔

的罪行。今天，队长要他带领其他红小兵把他们的大批判专栏出好。你看，他哪有心思去玩呢！

雷雷把伙伴们叫住：“牛牛、平平，下午我们谁也不要玩，有两个任务要完成：一、写好大批判专栏稿；二、花母猪下崽了，要帮山爷爷去磨豆浆。”

“干！”平平挽挽袖子，作出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。

雷雷说：“搞批判专栏有两个人就够了。我跟平平吧，他画得好。牛牛，你领人去磨豆浆。”

放学后，他们带着笔、广告色和纸到队部去了。来到村口，碰上了地主分子周仁富。周仁富见雷雷雄赳赳地走来，装出笑脸说：“小哥哥，看你们忙的，又干啥啦？”

“大批判！”平平把胸膛一挺，响当当地说，“全大队要在我们队里开批林批孔，促春耕生产誓师大会，你老实点！”平平教训周仁富说。

雷雷向平平丢丢眼色，示意不要告诉周仁富。“周仁富，不准你打听我们的事！”

周仁富打了个寒噤，讨好地说：“是是，我不多嘴。嘿嘿，我看你就是比别人强，将来准是这个。”他对雷雷翘翘大拇指。

“呸！”雷雷厌恶地吐了口唾沫，“你这歪话儿是什么意思？下次再吹，当心开你的批判会！”雷雷对小平平一挥手，“走，不要跟他罗唆。”

前阵子，雷雷批判了周仁富，他表面上老实接受，骨子里可恨得要命。这会儿听说又搞大批判，又开誓师大会，他牙齿格格响，三角眼猫眼珠子似地转。心里暗愁：抄写大批判稿，说



不定把批判我的文章也抄上去，大队来开誓师大会，几百双眼睛盯着看……，想到这里，他不寒而栗，两腿瑟瑟发抖，望着红小兵远去的背影，心里直打鬼主意。

一到队部，雷雷、平平就干起来。两人抄呀画呀，把怒火集中在笔尖上，对准林彪、孔老二狠揭猛批。眼睛酸了，他们不停；手臂痛了，他们不歇。

平平画了一个贼林彪被打倒在地头的报头。雷雷看了说：“还不够！我们不仅要把他打倒，还要彻底批判他！”平平又画了一个大铁锤，把林彪和牛鬼蛇神统统



砸在下面。铁锤上写着六个鲜红的大字：无产阶级专政！雷雷说：“砸得好，对牛鬼蛇神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！”雷雷常听他奶奶说：别看周仁富见人点头笑，在旧社会可比谁都凶。他的爷爷就是因为交不起

租被周仁富逼死的。林彪要“克己复礼”，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。周仁富和林彪是一鼻孔出气的。对周仁富就是要提高警惕。

田头高音喇叭响了一会，他们把写好的大字报铺在地上，排开数一数，只差一张就好了。雷雷对平平说：“还有一张我写吧，你去准备浆糊。”

平平点点头走了。雷雷把最后一张写好，就从头到尾一张张检查起来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幅画都检查得很仔细。由于抄写认真，没有大的差错，只改了几个字。完成了任务，他心里高兴极啦！

雷雷从屋里出来，到河边去洗笔。场上有一群鸡散着在找食吃，有一只大公鸡飞上社员家晒面条的竹匾里偷啄面条，雷雷一扬手把它赶跑了。走到河边，碰见军属二奶奶在打水，他把笔往石头上一搁，奔了过去：“二奶奶，我们订了合同，你怎么又自己来了，有事尽管喊我嘛！”

“娃子，你们也忙，还常帮我做这做那，还不知怎样感谢你呐！”

“不要感谢，不要感谢！你把大成哥送去当解放军去保卫边防，我们帮你做点小事是应该的嘛！二奶奶，再过这么几年，”雷雷伸出一只手比划着说，“我也和大成哥一样背枪啦。”

“行啊，行啊，就得有这么个志向。”二奶奶心里

可高兴哩。

雷雷担起水桶，脚下象安了车轮子，一阵风跑了。

雷雷从二奶奶家出来，路过周仁富家门口，院子门半掩着，周仁富正在院子里，他见雷雷过来，赶紧一闪，慌慌张张地进了屋。周仁富家离队部不远，只隔着一块麦场，他慌慌张张在干什么？雷雷立刻警觉起来，快步朝队部走去。

队部的大门敞着，雷雷心里觉得奇怪，他离开时门关得好好的，现在怎么开了？再往屋子里一看，使他惊呆了：地上、桌子上，满屋子鸡乱扑乱跑，抢饭粒吃。铺在地上的纸被鸡揉烂了，还啄了不少洞，踩了不少烂泥。广告颜色被打翻了，一只墨汁碗扣在地上，纸上溅满了星星点点的墨汁。那群鸡见有人进来，有的溜了，有的梗着脖子望着雷雷，还不愿走哩。雷雷心里火呀，抓起门后的笤帚就赶鸡。这时候，平平端着浆糊进来，看见这情景，也大吃一惊，生气地说：“完了，完了，这该死的瘟鸡。”

雷雷眼睛忽闪忽闪，脑袋里冒出了个大问号：“饭粒是哪儿来的呢？”

平平说：“准是那个小伢伢进来看画，把饭粒撒在上面了。”

“不对，桌子上怎么会有呢？看，还有一根鱼骨头呐！”

平平看了鱼骨头，想了想说：“对了，准是可可，这伢子最顽皮，我中午还看见他吃过鱼。”

雷雷和平平去找可可。雷雷说：“可可，吃饭了吗？”可可说：“吃了呀！”“有鱼吗？”“有，可鲜呢！”“肯给我吃吗？”“行，我去拿。”可可端来一碗清炖鱼。雷雷一看，对平平说：“不对，不对。”可可急了，说：“怎么不对，就是嘛，就是嘛！”雷雷和平平转身要走，可可说：“雷哥哥，怎么不吃就走啦？”雷雷说：“放好吧，我和你闹着玩的。”

雷雷和平平从可可家出来。觉得不对，在队部拣到的鱼骨头是红烧的，上面还有酱油痕迹。

平平催雷雷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收拾一下重抄吧！”

“别急，弄清了再抄，我看这里有鬼。”雷雷指指那张画说，“牛鬼蛇神被我们压在下面，可他们不死心，还想挣扎哩。”

平平点点头，但是他并不完全理解雷雷的话。他望望雷雷：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雷雷沉着地说：“我看可可不会把鸡子放进屋来，鸡子更不会把门顶开。这里肯定是坏人搞的鬼。只要我们发动大家排查一下，肯定可以把这个坏蛋抓出来。你去通知一下，叫大家到队部来集合。”

平平去喊牛牛。牛牛他们正好帮山爷爷磨完豆

浆，就要来帮雷雷、平平贴大批判专栏了。他一听这事，气得眼里冒了火，挥着拳头哇哇叫。

红小兵们怀着满腔愤怒，一会儿就集合在队部。雷雷把鱼骨头和饭粒拿出来，让大家一起分析。看着饭粒，大家说不出名堂来，因为饭粒家家都有。问题全在这块鱼骨头上了。牛牛说，地主周仁富家吃鱼了，我早上看见地主婆洗鱼。向阳说，南边刘家今天也买了鱼。庆庆说，可可家中午也吃鱼。大家摆了情况，发觉周仁富下午推说头痛没出工，中午又吃鱼，可能性比较大。有人主张马上去抓。

雷雷说：“别忙，先去侦察一下再动手。”

怎么去侦察呢？大伙开动了脑筋。牛牛说去搜，大家说不行，那会打草惊蛇。

这时，雷雷说：“有办法了。”

“啥办法，快说出来。”庆庆催他。

“今天是星期几？”雷雷问。

“星期三。”大家回答。

“星期三不是我们红小兵检查卫生的日子吗？我们可以去检查卫生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大伙都赞成这办法好。

雷雷说：“牛牛，我们去周仁富家。”

雷雷和牛牛在周仁富家敲了半天门，周仁富才捧着秃脑袋哼哼唧唧走出来：“啊哟哟，疼死我了，救命

的医生来了吗?”

“我们是来检查卫生的。”雷雷见周仁富那个腔调就厌恶。

“啊哟哟，小哥们，又麻烦你们啦，我对你们磕三个响头还报不尽恩呀!”周仁富点头哈腰。

周仁富平时最怕雷雷，今天好象特别关心，东拉西扯地问：“大批判稿抄好了吗？你们都是积极分子，又该受表扬了吧？”

“我们搞大批判不是为了表扬，是向敌人开火！”

“哎……哎，对对对！”周仁富还在唠唠叨叨，雷雷和牛牛不理他。

两人在厨房里看看，水缸里瞧瞧，若无其事地检查着。最后雷雷打开橱门，一眼看见了红烧鱼。“果然是他！”牛牛从旁边差点儿叫出声来。雷雷随手把橱门关了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灶前不要多放柴，引起火灾当心你这狗命。”

“是是。”周仁富满口应承。

从周仁富家出来，牛牛抢着说：“雷雷，周仁富家的红烧鱼，和那块骨头对得起号来。”

“看见了吗？他手上还有红颜色。”雷雷问牛牛。

“唔？是广告色？”

“对，这说明他本想撕抄好的大批判稿的，后来才耍了这花招。”

雷雷和牛牛回到队部，庆庆他们也回来了。大家把情况一凑，今天除了刚才反映的几家有鱼外，其他人家都没有买鱼。南边刘家的还没有烧，可可家是清炖的。事情就很清楚了，他们又商量了一会，随后一起涌向周仁富家。周仁富一见来势不妙，吓得话都连不到一块了。“小哥……们，怎……么……啦？”

“破坏批林批孔的坏家伙，举起手来！”雷雷严厉喝道。

周仁富把手伸出来。雷雷又问：“你的手怎么弄红的？”

这出其不意地一问，周仁富不知所措，抖抖嗦嗦地说：“擦……擦的红……药水呗。”

站在四周的红小兵吼起来：“胡说！胡说！”

“手没破，为什么涂红药水？”

“明明是广告色！”

“你说，手上为什么有我们搞大批判专栏用的广告色？”

“是……”周仁富还想狡辩。

雷雷马上接下去说：“是想撕大批判稿沾上的！”

“孩子家不要胡说，我生几个脑袋呀！你们的大批判稿，我碰都不敢碰。”周仁富还想抵赖。

“哼，你抛饭粒引鸡来弄毁大批判稿，这是你的罪证！”雷雷把那块鱼骨头拿出来。



“吃鱼的人家多着呐，你们为啥专往我头上泼粪。”
周仁富死不承认。

“嘿嘿！你已经不打自招！”

雷雷指着鱼骨头说：“我们已经作了充分调查，今天中午就你一家吃红烧鱼。告诉你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想狡赖是不行的！”

周仁富一看，无话可说了，一下子瘫在地上，一迭声地喊：“我认罪，我认罪……”

晚上，队长把哨子交给雷雷，说：“晚上开批判大会，批林批孔，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，还要把周仁富揪来批斗！你去吹哨子集合全体社员。”

雷雷接过哨子，一转身跑到外面，用力吹起来：
“嚯嚯嚯……”

清脆的哨音，发出了战斗的讯号！





陆 根 福

上星期六，中学党支部委员、初二（3）班的班主任方老师被调到东风大队，当了东风学校的负责人。校革委会委员孟老师当了初二（3）班的班主任，兼教这个班的化学。一眨眼，今天又是星期六啦！

下午，快放晚学了。孟老师坐在办公桌前翻看着工作手册，回忆着一星期的班级工作。他首先感到的是这个班的同学不容易“对付”。特别是红卫兵排长田小牛，不太听话，爱提意见，喜欢争论。这可能同他的家庭有关系吧——小牛的爸爸是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孟老师当他们班主任的第一天，小牛就向他开了炮。这时，他的脑海中又浮现出那情景来……

那天下午，学校党支部召开了割草支农动员大会。党支部要求全校师生积极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，在七月十日前二十天中，每人割草四百斤。会后，各

班分组讨论。放学时，孟老师作小结，向同学们提出了希望：“……任务很艰巨，希望大家争取完成。”话刚说完，小牛举起手：

“孟老师，我们不但要争取完成，而且要保证超额完成！”小牛站起来，话，象热锅里炒豆往外爆。

“要注意，不能妨碍学习呀！”

“割草积肥，也是学习嘛！”

“什么？割草积肥，有什么可学的。”

“这是学农嘛！”小牛理直气壮地说。

.....

“滴铃铃……”上课铃打断了孟老师的回想。

孟老师拿起工作手册，背着双手，走向教室。

在上课铃响之前，初二（3）班的教室里可热闹哩！同学们围聚在教室后面，望着黑板报上的割草统计表，七嘴八舌地评论着：

“六天中，小牛割得最多，二百多斤啦！”

小牛的同村同学田兵说：“小牛拾的野粪，扫的垃圾还没统计呐！”

“向小牛学习，保证超额完成！”

小牛说：“我们劲头都很足，可是班主任一斤也没割。把孟老师也写上统计表，促进他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！应该写上去。”多数同学齐声赞成。有的却说：“他是班主任，又是校革委会委员，谁敢？”